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大道/(印)奥修著;谦达那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613-4037-0

I.天... II.①奥... ②谦... III.①道家 ②老子-研究 IV.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591 号

图书代号 SK7N0466

This book's copyright is owned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07 072591).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周宏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版型设计：祝志霞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710062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0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13-4037-0

定 价：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代序 大道之源·老子《道德经》

林语堂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关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篆巫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的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知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

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计，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惟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文化色彩。

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各人之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当一个人扮演过尽责的好父亲后，我们能够感觉到，在奥妙的知识领域里，对宇宙的神秘和美丽、生与死的意义、内在灵魂的震撼，以及不知足的悲感，究竟能体会多少？或许没有人能说出他确切的感受，但在《道德经》里，却把这些领受都泄露出来了。

看过《道德经》的人，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接着就开始自嘲似的笑，最后才大悟到这才是人们最需要的教训。



目 录

代 序 大道之源 老子《道德经》	1
第一章 绝对的道	3
第二章 甘于平凡	29
第三章 道的特性	51
第四章 空的境界	77
第五章 自负的危险	101
第六章 没有意义	125
第七章 “不存在”的效用	145
第八章 达到绝对的漠不关心	163
第九章 聪明的老人	183
第十章 智慧和了解	209
后 记	231



第一章

绝对的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无
名 ,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译文：

可以说出的道不是绝对的道。当天下的人都知道美是美了 ,就会出现丑(的认知) ;当天下的人都知道好是好了 ,就会出现恶(的认知)。所以：

有和无在成长中相互依存 ,难和易在完成中相互依存；

长和短在对比中相互依存 ,高和低在位置上相互依存；

调和音在和声里相互依存 ,前和后在伴随中相互依存。

所以圣人处理事情没有行为 ;讲道不用语言 ;万物兴起 ,但他不回避它们 ,他给予它们生命 ,但不占有它们 ,他行动 ,但不自恃 ;完成了 ,但不居功。

因为也不居功 ,所以那个功无法从他身上拿走。

《道德经》原文：

道可道 ,非常道。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较 ,高下相间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是以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我谈论马哈维亚，我把这当作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的心从来不和他在一起。他太数学了。他不是一个神秘家，他没有存在的诗意。他是伟大的，开悟的，但是像一个巨大的沙漠，你在他的里面碰不到一个绿洲。然而因为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耆那教教徒，所以我必须还一些债。我把谈论他作为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不在那里，我只用头脑说话。当我谈论马哈维亚的时候，我像一个局外人。他不在我的里面，我也不在他的里面。

对于摩西和穆罕默德也是一样的。我不想谈论他们，我没有谈论过他们。如果我不是生为一个耆那教徒的话，我也不会谈论马哈维亚。有很多次，我的回教门徒和犹太教门徒到我这里来说：“你为什么不谈穆罕默德和摩西呢？”我很难跟他们解释。

有很多次，看着他们的脸，我决定谈一谈；有很多次，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摩西和穆罕默德的文字，然后我再次延缓了。我的心里没有钟响。那不会是活的——如果我去谈论他们，那肯定是一件死气沉沉的事情。我甚至不觉得我对他们负有责任，就像我对马哈维亚一样。

他们都属于同种类型：他们过于算计了，都是极端主义者，他们漏掉了对立面。他们是单一的音符，不是和声，也不是交响乐。单一的音符有它的美——一种简朴的美——但它是单调的。偶尔听一次还可以，时间长了你就会感到乏味，你会想去停止它。马哈维亚、摩西和穆罕默德的人格就像单一的音符简单、朴素，有时候很美。然而如果我在路上遇到马哈维亚、摩西或者穆罕默德的话，我会表示我的尊敬，然后逃跑。

我谈论克里虚纳。他是多重向度的，是超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相对于一个真实的人来说，他显得更像一个神话。他太不寻常了，以至于他不可能待在这个地球上，像那样非凡的人是无法存在的——他们只能作为梦幻存在，神话无非是集体的梦幻。整个人类一直都在梦想着他们……美丽，然而难以置信。我谈论克里虚那，我谈得很高兴，就像一个人在享受一个美丽的



故事 ,以及享受谈论一个美丽的故事 ,但那不是很有意义 ,那是一个漫无边际的聊天。

我谈论耶稣基督 ,我对他有很深的同情。我愿意跟他一起受苦 ,我愿意在他身边帮他背一会儿十字架。然而我们是平行的 ,我们不会相遇。他是那么悲伤 ,那么沉重——他背负着整个人类的痛苦。他不能笑。如果你跟他一起待得太久了 ,你就会变得悲伤 ,你就会失去欢笑。有一种忧郁笼罩着他。我很同情他 ,但是我不打算像他那样。我可以跟他走一程 ,分享他的负担 ,但是以后我们就分开了。我们的路是不一样的。他是好的 ,但是太好了 ,几乎好得不像是人。

我谈论查拉图斯特拉——谈得很少 ,但是我爱他 ,就像一个朋友爱另一个朋友一样。你可以跟他一起笑。他不是一个道德家 ,也不是一个清教徒 ,他能享受生命所给予的一切。一个好朋友——你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然而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友谊是好的 ,但还不够。

我谈论佛陀——我爱他。多少世纪以来 ,多少世以来 ,我一直爱他。他非常美 ,绝美 ,美极了 ,但是他不在地球上 ,他不在地球上行走。他在天上飞 ,没有留下脚印。你无法跟随他 ,你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像一片云。有时候你会碰到他 ,但那是偶然的。他是那么精纯 ,以至于他不可能扎根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存在是为了某种更高的天堂。在这一点上 ,他是片面的。在他里面 ,世间和天堂不会相遇 ,他是天堂的 ,然而世间的部分失去了 ;他像一团火焰 ,美丽 ,但是没有灯油 ,没有容器 ,你可以看见那团火焰 ,然而它在越升越高 ,地上没有东西把他拉住。我爱他 ,我从我的心里谈论他 ,但是 ,仍然存在一个距离。这种距离永远保留在爱的现象里——你们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可是再怎么近也有一个距离。那是所有爱人的痛苦。

我谈论老子就完全不同了。我和他没有关系 ,因为即使是关系也需要一个距离。我不爱他 ,因为你怎么可能爱你自己呢 ?当我谈论老子的时候 ,就像谈论我自己一样。我的存在跟他完全合而为一。当我谈论老子的时候 ,我就像在照镜子一样——照出来的是我自己的脸。当我谈论老子的时候 ,我完全跟他在一起。即使说“完全跟他在一起”也不真实——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历史学家怀疑他的存在。我不能怀疑他的存在 ,因为我怎么可能怀疑我自己的存在呢 ?我一成为可能的时候 ,他对我就成为真的了。哪怕历史证明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他肯定存在过 ,因为我存在着——我就是证据。接下来几天 ,当我谈论老子的时候 ,我不是在谈论别人。我是在谈论自己——就像老子在说话一样 ,通过另一个名字 ,另一个 namarupa ,另一个化身。

老子不像马哈维亚 ,他根本不是数学的 ,但是在他的疯狂里面 ,他还是非常非常逻辑的。他有一个疯狂的逻辑 !当我们透过他的那些话时 ,你就会感觉到它 ;它并不那么明显、那么清楚。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荒谬的逻辑 ,悖反的逻辑 ,一个疯子的逻辑。他会当头棒喝。

即使瞎子也能理解马哈维亚的逻辑 ,但是要理解老子的逻辑 ,你必须开慧眼。它是非常微妙的 ,它不是逻辑学家的普通逻辑——它是一个隐藏的、一个非常微妙的生命逻辑。无论他说什么 ,在表面上都是荒谬的 ,然而在深处却活着一个非常伟大的一致性。一个人必须穿透它 ;一个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头脑去理解老子。你可以理解马哈维亚 ,根本不需要改变你的头脑 ,就像现在这样 ,你就可以理解马哈维亚。他还在同一条在线。不管在你前面多远 ,他或许已经达到目标了 ,他也在同一条在线、同一条轨道上。

当你试着理解老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在左弯右拐。有时候你看见他朝东走 ,有时候朝西走 ,因为他说东就是西 ,西就是东 ,它们是一起的 ,它们是一体的。他相信对立的统一。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 ,老子正是一个生命的发言人。如果生命是荒谬的 ,老子就是荒谬的 ,如果生命具有一种荒谬的逻辑 ,老子对它也有同样的逻辑。老子只是反映生命。他不给它增加任何东西 ,他不在里面选择 ;不管它是什么 ,他都只是接受。

一个佛的灵性很容易看见 ,非常容易 ,你不可能错过它 ,他是那么非凡。然而要看到老子的灵性就困难了。他是那么平凡 ,就跟你一样。你的悟性必须成长。一个佛从你身边经过——你马上就会认出那是一个超人在经过你。他浑身散发着一股超人的魅力。你很难错过他 ,几乎不可能错过他。然而老



子……他也许是你的邻居。你也许一直都在错过他，因为他太平凡了，他太不平凡地平凡了。那就是它的美。

要变得非凡是很容易的：只要努力，只要提炼，只要培养。那是一种很深的内在训练。你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地精纯，变成某种完全不属于尘世的东西，然而变得平凡才是真正最不平凡的事情。努力是没有用的——需要不努力。训练是没有用的，方法、手段没有任何用处，只要悟性。要成为一个佛，静心是有用的。要成为一个老子，甚至静心也没有用——只要悟性。只要按照生命本来的样子去领悟它，勇敢地去经验它，不要逃避，不要隐藏，勇敢地面对它，不管它是什么，好的还是坏的，神圣的还是邪恶的，天堂还是地狱。

成为一个老子或者认出一个老子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如果你能认出一个老子的话，你已经是一个老子了。要认出一个佛，你不必成为一个佛，但是要认出老子，你就必须成为一个老子——否则是不可能的。

据说孔子去看过老子。老子是一个老人，孔子比较年轻。老子几乎没有名声，孔子则几乎名满天下。皇帝君王经常传他进宫，有智慧的人也经常向他请教。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智慧的人，但是渐渐地，他肯定感到他的智慧对别人也许有用，但是他自己并不快乐，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已经成为一个专家了，对别人也许有用，但是对他自己没有用。

所以他开始秘密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一般的聪明人不行，因为他们以前都来向他请教；大学者也不行，他们经常问他关于他们的问题，但是肯定在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生命是浩瀚的。他开始试着秘密地寻找。

他派他的门徒出去寻找能够帮助他的人，他们带回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家伙。老子意味着“老家伙”。这个词不是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是那么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生的——他的父亲是谁，或者他的母亲是谁。他活了90岁，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很少，只有那些别具慧眼的人才了解他。他只为极少数的人而存在——这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只为极少数人的心智而存在。

听说有一个叫做老家伙的人，孔子就去看他。当他遇到老子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得出他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悟性、伟大的理智完整性、伟大的逻辑锐力的人，是一个天才。他可以感觉得出那里有某种东西，但是他抓不住它。模糊地，神秘地，有某种东西，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尽管他看上去绝对地普通。有某种东西被隐藏着，他带着一个宝藏。

孔子问：“你怎么看待道德？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品质？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家，他认为如果你培养出一个好品质来，那就是最高的成就了。”

老子大笑起来，说：“只有在你不道德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的问题。只有在你没有一点品质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品质。有品质的人完全忘了品质存在的事实。有道德的人不知道‘道德’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不要那么愚蠢！不要试图去培养，只要自然。”

那个人具有那么大的能量，以至于孔子开始发抖了。他无法忍受他，他逃跑了。他变得害怕——就像临近深渊一样地害怕。当他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他们在外面的树底下等着他，门徒们无法相信。这个人去过皇帝那里，去过最大的皇帝那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他紧张过。他在发抖，全身上下冷汗直流。他们无法相信——怎么回事？老子到底对他们的老师做了什么了？他们问他，他说：“等一等，让我镇定一下，这个人很危险。”

关于老子，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听说过大象这样大的动物，我知道它们是怎么行走的，我听说过藏在海里面的动物，我知道它们是怎么游泳的，我听说过飞出地面几千里的大鸟，我知道它们是怎么飞翔的。但这个人是一条龙，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走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飞翔的。永远不要靠近他——他像一个深渊，他像一个死亡。”

这就是师父的定义：师父就像死亡。如果你靠近他，太近了，你就会害怕，你就会发抖。你就会被未知的恐慌占据，好像你快要死了一样。据说孔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老人。

在某一方面，老子是平凡的。在另一方面，他是最不平凡的人。他不像佛陀那样非凡，他的非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的非凡没有这么明显——那是一个隐藏的宝藏。他不像克里虚那那样神奇，他不做任何奇迹，



但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一个奇迹——他走路的方式 ,他观看的方式 ,他存在的方式。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一个奇迹。

他不像耶稣 ,他可以笑 ,他可以开怀大笑。据说他是笑着出生的。

小孩一般都是哭着出生的。据说他是笑着出生的。我也觉得那肯定是真的 ,一个像老子这样的人肯定是笑着出生的。他不像耶稣那么悲伤。他可以笑 ,他可以大笑 ,但是在他笑的深处有一种悲伤、有一种慈悲——对你、对整个存在的悲伤。他的笑不是肤浅的。

查拉图斯特拉也笑 ,但是他的笑不一样 ,那里面没有悲伤。老子像耶稣一样地悲伤而又不像耶稣一样地悲伤 ,老子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欢笑而又不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欢笑。他的悲伤里面有一种欢笑 ,他的欢笑里面有一种悲伤。他是一种和谐、一部交响曲。

记住.....我不是在评论他。我和他之间没有距离。他正在通过我跟你们说话——不同的身体 ,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化身 ,然而同样的精神。

现在我们来看经文 :

可以说出的道不是绝对的道。

首先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关于经文是怎么被写下来的 ,因为那会帮助你们理解。老子活了 90 岁——其实 ,除了生活以外 ,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他活得很完全。有很多次他的门徒要他写作 ,但是他总是说 :可以说出的道不是绝对的道 ,可以说出的真理马上就变得不真实。所以他什么也不愿意说 ,他什么也不愿意写。那么 ,门徒跟他在一起做什么呢 ?他们只是跟他在一起。那就是 satsang 的意思。跟他在一起。他们和他一起生活 ,他们和他一起活动 ,他们只是吮吸他的存在。他们试着在靠近他的时候向他打开 ,他们试着在靠近他的时候不想任何事情 ,在他身边 ,他们变得越来越宁静。在那种宁静里面 ,他会碰触他们 ,他会来到他们身边 ,他会敲他们的门。

90 年来 ,他拒绝写任何东西或者说任何东西。这是他的基本态度 :真理是不可能被说的 ,真理是不可能被教的。你一说出关于真理的话 ,它就不再真

实了。正是这个“说”把它篡改了。你不能教它。你最多只能指出它，而且那个“指出”应该是你的存在、你的整个生命，它不能用语言来指出。他反对文字，他反对语言。

据说他过去每天早晨都要散步，有一个邻居经常跟着他。他非常了解他，不愿意说话，他是一个绝对安静的人，邻居总是保持沉默。即使打一声招呼也不允许，即使聊聊天气也不允许。即使说“多么美的早晨”也太多嘴了。老子要走很长的路，要走好几里，那个邻居一直跟着他。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然而有一次，邻居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也想来散步，所以邻居就把他带来了。他不了解老子以及他的方式。他开始感到很闷，因为他的主人不说话，老子也不说话，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这么沉默——这种沉默在他身上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沉默，它就会变得沉重。你并不是通过说话来交流——不是的。你是通过说话来减轻你的负担。事实上，交流不可能通过语言进行，只有它的反面才可能。

你可以避免交流。你可以说话，你可以在你的周围创造一个语言的屏障，这样别人就无法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了。你给自己穿上了语言的外衣。

那个人开始感到暴怒、感到窒息、感到窘迫，那是很尴尬的。

所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说：“多么美的太阳啊。看！……多么美的太阳在诞生，在升起！多么美的早晨啊！”

他就说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人反应，因为那个邻居，那个主人，他知道老子不喜欢这样。当然老子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做出反应。

当他们回来以后，老子对那个邻居说：“从明天开始，你别带这个人来了。他是一个话匣子。”而他只说了这么多——“多么美的太阳啊”或者“多么美的早晨啊”。在二三个小时的散步过程中只说了这么多。然而老子说：“别再把这个话匣子带来了。他说得太多了，而且毫无用处——因为我也有眼睛，我能够看见太阳正在诞生，我也知道它是美的。何必去说它呢？”

老子生活在宁静里。他总是避免谈论他所达到的真理，他总是拒绝应该为后代留下记录的想法。



在 90 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门徒。他向他们告别，他说：“现在我要到山上去了，到喜马拉雅山去。我要到那里去准备死。在你活着的时候，跟人们一起生活是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好的，但是当一个人接近死亡的时候，进入完全的单独是好的，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绝对的纯粹和孤独里移向本源，而不被世界所污染。”

门徒们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但是他们能怎么办呢？他们跟着他走了好几百里，但是渐渐地，老子把他们都劝回去了。然后他一个人穿越边境，边境的守卫把他关了起来。那个守卫也是老子的门徒。守卫说：“除非你写一本书，否则我不会让你过境的。你必须为人类做这件事情——写一本书。那是你必须还的债，否则我不会让你过去的。”于是老子被他自己的门徒关了 3 天。

这很美。这充满深情。他被强迫写下一本书，那就是这本小书，老子的书——《道德经》诞生的过程。他不得不写，因为门徒不让他过境。他是守卫，他有这个权力，他可以不让他过境，所以老子不得不写下这本书。他在 3 天之内把它写完了。

这就是那本书的第一句话：

可以说出的道不是绝对的道。

这是他必须说的第一件事情，任何能够说出的东西都不可能真实。这是这本书的引言。它只是让你警觉，接下来就要有语言文字了，不要成为语言的牺牲品。记住无言的(wordless)东西。记住不能通过语言、通过文字传达的东西。道可以被传达，但它只能从一个存在(being)传达到另一个存在。只有当你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仅仅跟师父在一起，什么也不做，甚至什么也不练习，它才能被传达。仅仅跟师父在一起，它才能被传达。

真理为什么说不出呢？困难在哪里呢？真理说不出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真理总是在宁静中被了悟的。当你内在的谈话停止的时候，它就被了悟了。而那个在宁静中被了悟的东西，你怎么可能用声音把它说出来呢？那是一种体验。那不是思想。如果那是一个思想的话，

它就可以被表达了,这并不困难。一个思想无论有多么复杂,总能找到一个方法去表达它。最复杂的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对论,也能用一种符号表达出来。这没有问题,听的人也许理解不了,但这并不重要,它可以被表达。

据说在爱因斯坦活着的时候,全世界只有12个人理解他,知道他在说什么。然而即使这样也足够了。纵然只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它也已经被表达了。纵然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也许在很多世纪以后,出现一个人能够理解,那么它也已经被表达了。只要存在有人能够理解的可能性,它就已经被表达了。

然而真理之所以说不出,是因为达到真理的过程本身就需要通过宁静、通过无声、通过无念。你通过无念(no-mind)达到它,头脑放弃了。你怎么可能去使用一个在达到真理之前就作为必要条件不得被放弃的东西呢?既然头脑不能理解,头脑不能了悟,头脑怎么能表达呢?记住这条规则:如果头脑能够达到,头脑就能够表达;如果头脑不能够达到,头脑就不能够表达。所有的语言都无济于事,真理不能被表达。

那么所有这些经典都在做什么呢?那么老子在做什么呢?那么《奥义书》在做什么呢?它们都在试着说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希望在你们里面升起一个想要知道它的欲望,真理不能被表达,但是在说它的努力中,可以在听者的里面升起一个想要知道那个不能被表达的东西的欲望。可以激发一种渴望。渴望已经在那里了,它需要一点刺激。你早就渴了——怎么可能不渴呢?

你不快乐,你不狂喜——你是渴的。你的心是一团燃烧的火。你在寻找什么东西能够解渴,然而,不是寻找水,不是寻找水源,渐渐地,你已经试着压抑渴望本身了。那是唯一的方法,否则它太厉害了,它根本不会让你生活。所以你就压抑渴望。

一个像老子这样的师父,他非常清楚真理是不可言说的,但是言说的努力会激发一些东西,会把你里面遭到压抑的渴望引导到表面上来。渴望一旦表面化了,一种寻求,一种瞬间就开始了。他已经使你移动了。

可以说出的道不是绝对的道。



它最多可以是相对的。比如,我们可以对一个盲人说一些关于光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不可能传达任何关于光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体验过光,但是可以说一些关于光的事情——可以创造一些关于光的理论。甚至盲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关于光的理论的专家,他能够成为整个关于光的科学的专家——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会了解光是什么。他会了解光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会了解光的物理,光的化学,他会了解光的诗,但是他不会了解光的真实性,不会了解光是什么。他不会了解光的体验。因为可以对盲人说的关于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那是关于光的事情,不是光的本身。光是不能被传达的。

可以说一些关于光的事情,但上帝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说一些关于爱的事情,但爱是不可言说的。那个“一些事情”还是相对的。对于听者,对于他的理解,对于他智性的把握,对于他的训练,对于他的想要了解的渴望,它还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师父,它和师父有关,他表达的方式,他传达的方式。它还是相对的和许多东西相关——但是它永远无法成为纯粹的体验。这是真理不能被表达的第一个原因。

真理不能被表达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是一种体验。体验是无法传达的……撇开真理不说。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爱,当有人谈论关于爱的事情时,你会听到那个字,但是你会错过那个意义。那个字在字典里面。即使你理解不了,你也能够查字典,然后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但是那个意义在你的里面,意义来自于体验。如果你爱过什么人,你就知道“爱”这个字的意义了。文字的意义在字典里、在语言里、在语法里。然而体验的意义、存在性的意义在你的里面。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个体验了,那么“爱”这个字马上就不再空洞了,它将包含某些东西。如果我说了什么,除非你把你自己的体验带进去,否则它还是空洞的。当你的体验进去了,它就变得有意义了,要不然它还是空洞的——文字复文字复文字。

当你没有体验过真理的时候,它怎么可能被表达呢?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一件没有体验的事情也是说不出的。只有文字才能被传达。容器可以到你手上,但是内容将失去。一个空洞的文字走向你,你会听到它,你会认为你理解它,因为你知道它的文字上的意义,但是你会错过。真正的、实在的意义来源于